

尚書注疏

卷一
卷二

尚書注疏并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瀘水出河

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

海駒駟扶餘駟之屬一條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

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

子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依此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

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

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

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

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

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

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

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

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

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

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昶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

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幸巡徐遷陸德明皆爲古文作者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黻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善於簡音阮元記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宋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魯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開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宋岳珂用唐氏世綰堂本重加校勘所謂相臺本也世其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訓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非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遺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即永懷堂本與闕刻注疏本相類而識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義黃唐禮記疏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覽它經齊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纂精加歸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而易書周禮失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新跋所稱者自體廣以下爲九卷泰會以下爲十卷洪範以下爲十一卷族葉以下爲十二卷康誥以下爲十三卷召誥以下爲十四卷多士以下爲十五卷君奭以下爲十六卷立政以下爲十七卷顧命以下爲十八卷君牙以下爲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爲二十卷其中缺葉爲後人所補者則歸之補

宋十行本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謂其縣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前板至明正德間止亦卽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誤正德本爲考文而言其中誤字雖多無庸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闕本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卽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後略云

明監本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汲古閣刻今校正義以此爲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尙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尙書纂傳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刪改處不足盡悉

石經考文提要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尙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尙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尙書岳珂本元本尙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訛閒有辨論別爲古文考一卷列尙書之前殊嫌臆贊

十三經正字嘉善浦維撰

羣書拾補餘姚盧文弨輯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絳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愼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瑜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

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原卷一至卷五

尚書序

文此孔氏所作通尚書之時代并疏正義曰道本神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肇舉凡諸經史因物

有法因註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疏立名物有本形從事書聖賢圖教事類於言言肇舉凡諸經史因物

存言以解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至歸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疏證云書者

知也則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迷以所爲別立其神祇以事立名故不名書至

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迷以所爲別立其神祇以事立名故不名書至

易家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紀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禮曰綴序思不忘毛傳

立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屬序者言序述尚書紀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禮曰綴序思不忘毛傳

鄭玄謂之賢者以序不分散其序名故謂之賢賢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故也安福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據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曰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案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之又在其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獨有一千五百二十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矣故其說謂之索其索者一索再索而巳此素謂求案亦為搜

西去秦晉猶有三十一年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秦晉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
晉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晉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晉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人則秦晉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其得武帝時武帝之世見秦晉書而出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摭之并云
伏生所出之書與秦晉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時說不為秦晉出後復人加增此篇案王充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
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鄭玄等說云宣帝時河內女子有得秦晉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之言已得秦晉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二十九篇武帝宣帝時始出也則司馬遷時向子所得
亦不可信或者謂時傳得之於史記而對向云武帝末得之秦晉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
錄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對向云武帝末得之秦晉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
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晉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籍之徒偽造秦晉以愚世中故復
得而惑也亦可今之秦晉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籍之徒偽造秦晉以愚世中故復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赦未集群小子發以師友邦家君親政有觀兵之警也又云以先有則當云名之向書既言以其
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向書此伏生之意也若以伏生所如也向書之名已先有則當云名之向書既言以其
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之意也若以伏生所如也向書之名已先有則當云名之向書既言以其
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則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焉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上之尊而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經以向書是孔子所如故書費曰孔子乃尊而名之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上之尊而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爾以向書是孔子所如故書費曰孔子乃尊而名之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上之尊而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如也王肅云上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上之尊而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伏生言之以則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為周書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生為上古之書既言以其
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禮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生為上古之書既言以其
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焉然是為不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列諸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
竹之音乃不壞宅○共音恭亦作驕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轍反下好古同慶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
之宅至魯不壞宅○反變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讀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若未反科斗字名蠅蟻子書形似
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肅曰欲云得孔子舊宅之由故增其書其後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諡曰共王復復商周之書及傳論
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向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
壁內所得上有題曰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向字矣其書非經則其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之書安經亦以
此知向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向字矣其書非經則其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之書安經亦以
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寶也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武
帝賜程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寶也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武
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言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人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
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奭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五子之歌周
盤庚中反本又作殷復狀又反下同夏社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作九共先篇爲夏書
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獒命歸禾嘉禾不成王政將崩始誦命祖后沃丁成凡四篇伊陟伊陟仲丁阿衡甲
日既云王不壞宅以憚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遺孔氏則上傳誦誥孝經等皆遺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也所謂秦本體周所用之云廢已久矣時人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鬣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以古文之義考之而云廢已久矣時人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鬣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考論古文之義考之而云廢已久矣時人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鬣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用伏生書外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諸古者
正謂就古文之義考之而云廢已久矣時人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鬣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著謂就古文之義考之而云廢已久矣時人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鬣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書讀以至今字體雖變此二宮同古今不易也書讀於
周官皆若漢之體未聞其異宜王紀其史福始有大篆十五篇讀篆書以至今字體雖變此二宮同古今不易也書讀於
鳥辭因而遂則謂之字字有六其文至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以至今字體雖變此二宮同古今不易也書讀於

頻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改定古文使
書率并書也五曰書之六體以達其字其七曰鳥蟲書所以書諸指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是孔子壁內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者蓋同舉印父書同於秦人書也由此而論秦即秦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而加

